

卷第四

墓志二百

右僕射楊公墓誌

獨孤常侍墓誌

任工部墓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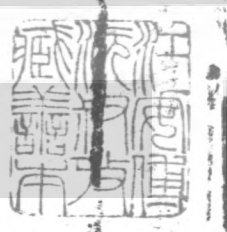
侯勳士墓誌

叔氏墓誌

唐故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致仕上國柱
弘農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司空揚公墓

誌并序

由楊喜追殺項羽以功封侯後數世生敞官至丞相
敞曾孫寶不應王莽之命光武特徵老病不到寶生



震諸儒謂之關西孔子位至太司徒太尉卒以忠死
楊氏由是益大載於史傳世不絕人曾祖珪辰州司
戶贈膳部員外郎大父冠俗奉先縣尉贈吏部郎中
父太清宋州單父縣尉累贈至太保公諱於陵字達
夫年十八舉進士第選補潤州句容主簿鄂岳觀察
使奏為判官轉左驍衛兵曹累改評事監察御史歷
殿中得緋衣銀魚使廷江西公隨之加侍御史著作
郎及府除屏屏建昌不至京師貞元二年徵拜膳部
員外郎轉考功知別頭舉轉吏部員外郎及判南曹
宰相之親有以文書不足駁去者宰相召吏人詰之

堅執不改遂以公為宣武軍使後故事南曹即
嘗有出使者公既出宰相之親由是判成矣故公
卒不得在詔誥蕭選遂為右司郎中郎官墮於宿
直臨直多以假免公白右丞右丞建立條例郎官
不悅為作口語宰相有知其事者遽以公為吏部
郎中改京兆少尹出為絳州刺史有言公弗當居
外者德宗召見遂以為中書舍人其年知吏部選
事時京兆尹李實有寵去不附已者故給事中許
孟容為太常少卿而公改秘書少監德宗崩為太
原幽鎮等十道告哀使節將之遺並辭不受復命

除華州刺史賜三品衣魚所取賓僚皆一時名人
後皆得顯官有至宰相者其年冬廷浙江東道團
練觀察使越中大飢人至相食公奏請度支米三
丁萬斛又乞糴他道以賑救之民得生全入為戶
部侍郎未到改京兆尹奏請諸軍諸使有犯罪者
皆禁身推罪以狀牒送本軍又請屬諸軍諸使人
置挾名勅五丁上者推兩丁屬軍遞立節限以便
於治詔皆可其奏京師稱之復為戶部侍郎人望
益重僉以公遂為宰相會考制舉人吳直言策為
第一中貴人大怒宰相有欲因而出之者由是為

嶺南節度使是時得考策者凡四人公既得嶺南
吏部員外郎常貫之再貶巴州刺史而李益鄭敬
皆抵於患其在廣州以常詞為節度判官任之以
政改易侵人之事凡一十有七嶺外之人至茲傳
道之節度使徐申以已俸薄月加三十万且曰後
來所期共守公引常袞所奏勅皆罷之撤去蒲葵
陶瓦覆屋遂無火災民賴以安監軍許遂振好貨
戾疆而小人有陰附之者故遂振密表譖公直言
常詞李翱惑亂軍政於是除替罷歸遂振既領後
事拙撻吏人求公之非吏人大聲呼曰楊尚書他

方所遺尚不收去豈有侵用官錢乎遂振遽令取
他方所遺及其至封印不啓遂振慙而止宰相裴
垍素未知公及遂振之譖遂以公為吏部侍郎重
修甲勅用備姦源又於南曹更置別曆以相檢覆
奏令選人納直為出籤告以給之吏息奸欺官收
羨錢公食豐絜解字以修迄茲守行遂為故事凡
歷四年補內外官三千餘員皆當其分無怨訴者
轉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判度支當淮西用兵漕
輓供饋益缺積欠官錢公與之死辨高霞寓以唐
郢之師攻蔡州怯懦不敢直進欲南抵申州出於

上盛不守之地其路險狹糧運難繼公而於上前
累言利害并以疏陳霞寓逗留之狀請於北道直
進足以援許汝之師賊勢自感上許之霞寓深怨
遂內外結構出為彬州刺史霞寓果敗由是談者
知公之寃其為彬州躬勤於治不以卑遠為薄明
年召拜原王傅數日又為戶部侍郎復知吏部選
事元和十四年淄青平蕪御史大夫以本官充東
平宣慰處置使是時初誅李師道得兗州鄆州等
十二州列為三道劉悟既除滑州猶未出鄆及公
至悟出迎公促之悟即日遂發頒行賞賜皆得其

實上甚悅謂宰臣曰楊某不易得及浙西觀察使李脩死上問宰臣崔群皇甫鏞曰何不進浙西人名皇甫鏞知公方有恩惧作相遂言公所至皆有理跡以臣所見莫如楊某凡數百言上唯以一字應之曰惜人聞之者且以必為相矣是時裴門下既出太原崔中書為鏞所讚鏞又改尊號中上旨故鏞計竟行而公不相矣明年廷戶部尚書又一年改太常卿又一年改東都留守兼兵部尚書御史大夫充畿汝都防禦使既三年方將告休會以疾而罷乃嘆曰年老致政本吾夙志茲則負吾平生

生心矣疾平廷檢校左僕射兼太子少傅或勸求分司以自便者公曰年至力憊便當乞骸骨於朝何用分司為遂西至京師朝謝訖不到中書遂還私家不判上案三上表乞自退詔廷左僕射致仕全給俸料數月上表固讓乞就半俸許之廟享之外不復經過人家每佳辰体安則以子弟孫僮侍游於園沼之中用以為適大和四年十二月癸亥以疾薨於新昌第享年七十有八天子為之廢朝凡朝廷之賢設位而哭者不知幾人冊贈司空明年四月庚午歸葬鄭州滎澤縣先太保之兆祔于夫人潁川韓氏贈華陰郡

太夫人之瑩夫人丞相少師休之孫丞相晉國公滉
之女柔順之德紀於前銘下從舅姑四十有三年矣
子景復衛尉卿曰嗣復戶部侍郎曰紹復舉進士登
寵詞科曰師復未仕用文為業女適右司郎中常公
素孫承渙試大理評事廊坊節度巡官承渙之下及
在童稚者十有一人大卿侍郎以翔之受恩也久來
請為誌文曰

公生六年太保棄捐未及成童饒國又終漂泊江湖
誰食誰衣服習文學不勞於師爰始有名既于永福

天十一年祇慎德儀由直屢黜進無異詞凡所臨

去而可思與之厚者莫匪高材自我進者多遇良
能恩達葭莩滯洽以財袒免總麻亦足其哀止足
告歸偃息立園子胤孫童十有五人有列鄉曹貴
為侍印祿秩且多膳飲馨香門吏諸生中外顯光
車馬盈門歲時之良既壽既具示忽以常福薦攸
歸壽可比望為由太祖百世蒸嘗

唐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
兼御史中丞贈右散騎常侍獨孤公墓

誌

公諱朗字用晦當州刺史贈太子少保憲公之長

子憲公有文章名於大曆中每為文輒為後進所傳憲公亦敬感而憲公歿與弟郁皆伯父母所養稍長好讀書不煩於師年二十一與弟郁同來舉進士兵二年既得之矣曾有司出賦題德宗不悅宰相喻使減人數故公懷十餘人皆黜公以伯父母無子即日歸養于蘇州使其弟留以卒業由是孝慈之名稱於朋友間以處士起佐江西宣歙浙東二府得試校書協律郎元和九年拜右拾遺上疏請各令觀察使充本道鹽鐵使場監之任悉歸州縣罷去管榷吏以除百姓之患十年盜殺宰相

御史中丞傷以兇公疏請貶京兆尹殺捕盜吏皆不行君子壯之累奏時病有不合上意者貶為興元府倉曹參軍三年復徵入為監察御史改京兆府司錄參軍廷殿中尋加史館脩撰入省為都官員外郎脩史如前出刺韶州復入虞部左司二門大赦改元宦官毆傷鄂縣令崔發於雞竿下公疏請取其首為者殺之以正法寶曆元年改御史中丞殿中王源植貶韶州司馬公面諫其廢不得請允五上疏自請罷去敬宗不許上即位廷二部

侍郎大和元年八月以為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
等使兼御史中丞公瘡發於背不克入謝病二旬
九月壬子以瘡卒年五十三天子為之廢朝贈右
散騎常侍有子孟常生九歲矣夫人京兆常氏給
事中貞伯之女未仕而夫人卒十月壬午其姪庠
以公之喪歸祔河南之壽安其泉鄉先公墓次以
十月己酉窆銘曰

人之有生莫不皆死曰長曰短相望其幾短不足
傷長不足恃要歸於盡孰有彼此公壽何迫百年
中止喪車東去託骨山趾室無妻哭祭有稚子令

名不忘曷其有已

故檢校工部員外郎任君墓誌銘

君諱信字叔正樂安人殿中侍御史玄植之孫靈
府功曹日新之子君少遭父喪養母以孝稱京兆
尹崔光遠表試左清道率府兵曹參軍勅攝富平
縣尉知縣事及克復京師以功授成都府犀浦縣
丞又以優授涇陽縣尉會吐蕃犯都代宗幸陝州
君召募吏人保守佛寺寇不敢逼擢為本縣令充
渭北十縣團練使及駕還京為同列潛構功不得
論僕射裴冕寃而奏之得長安縣尉轉本縣丞歷

太府寺丞未幾廷監察御史京畿館驛使判官中書侍郎元載為潭漕使請為判官轉殿中侍御史又檢校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判官如故元載得罪君左授建州建安尉及楊炎入相君以書戒之由是楊怒而不用又移虔州司戶再授信州司馬觀察使鮑防以為判官權知饒州事構疾歸卒于信州權寔於州而原有詩兩卷前娶宗王氏女生男龔為知州司法叅軍三女各為士妻後娶杜氏女生子三人曰淑曰美曰并女五人長女娉長洲尉源咸季次女適權穎三女早卒少女二人未許

知州歷佐大府以吏能有聲為度吏孫武營田使得試協律郎攝監察御史元和十四年杜氏卒淑乃自信州奉府君之喪合塋于万年楊村從先人舊塋淑嘗與翺同事嶺南府翺知淑之才亟薦于時故淑來請誌銘曰

士生于時兮所貴者才有才無命兮古今所哀噫故處士侯君墓誌

侯高字玄覽上谷人少為道士學黃老鍊氣保形之術居廬山號華陽居士每激發則為文達意其高處駸駸乎有漢魏之風性剛勁懷救物之畧自

濟周昌五陵所如固不合視貴善宦者如糞溲與
平昌孟郊東野昌黎韓愈退之隴西李渤潘之河
南獨孤明用晦隴西李翱習之相往來汴州亂兵
士殺留後陸長源東取劉逸淮乃作吊汴州文投
之大川以訢貞元十五年翱遇玄覽於蘇州出其
詞以示翱翱謂孟東野曰誠之至者必上通上帝
聞之劉逸淮其將不久後數月而劉逸淮竟死其
首章曰穹穹與厚厚兮烏憤予而不據翱以為與
屈原安玉景差相上下自東方翔嚴忌智不及也
遂為楚州起攝盱眙祭酒李公遜刺衢州請

信安其觀察浙東又宰于剡三縣皆有政不幸
得心疾留其子狗兒於翱家而歸廬山不到卒江
西其子婿王適使傭吉勉求君所知值君卒吉勉以
君喪殯於袁州之野而復於適適人死適之妻使
吉勉來告於翱翱以狗兒歸適妻居二年適妻又
死狗兒尚童翱慮吉勉之短長不可期則君之喪
終不墳矣故使吉勉往葬之而識其墓以示狗兒

叔氏墓誌

元和九年歲直甲午正月十九日丁卯浙東道觀
察判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李翱奉

其叔氏之喪塋于茲叔氏諱衍生子曰王老遠在京師翔實主其事銘曰

翔生始言叔氏棄沒爰殯于野年周四甲豈無諸親生故或迫亦有息子旅宦京国立墳孰封松楸未列殯宇零毀狐狸所穴中夜遠思酸悽心骨是以乞假公府言來筮宅追念延陵喪子羸博葬不歸吳於禮其合唯叔平生游居是邑天謝于此靈出其託女姪之西仲兄之北冥昭何異可用居息孰為故鄉乃樹松栢

十四卷

李文卷第五

墓誌六首

兵部武侍郎墓誌

馬少監墓誌

歙州李長史墓誌

憲司祿墓誌

懷州武錄事妻傅氏墓誌

韓書記夫人墓誌

兵部侍郎贈工部尚書武公墓誌

公諱儒衡字庭碩年二十四得進士第歷四門助教故相鄭公餘慶尹河南奏授伊闕尉充水陸軍判官及鄭公守東都又請自佐得監察御史轉

中御史臺奏其材詔即以為真歷侍御史司封員外郎戶部郎中廷諫議大夫三月以本官知制誥歲滿轉中書舍人二年廷禮部入謝賜三品衣魚數月丁尊夫人憂再暮服除權知兵部侍郎月餘母夫人暴卒公一號絕氣久而乃息遂得重疾不能見親友既祥益病長慶四年四月壬辰竟薨年五十六公氣和貌嚴望之若神言不妄發與人有益誠府其相信不用約結每以時安息生民之病為已務從父兄元衡再為丞相以重厚名終始公實潛有補助其為諫議舍人每遇事不當必奏疏

言皇用鑄為相剝下以媚天子給邊兵衣食以不可用物兵士或以火燔之其帥大哭將自刃者邊幾亂公累以疏言憲宗召問大悅踰月鑄竟罷度支及大行皇帝即位鑄遂斥死崖州其為兵部總數十日凡議論者潛曰武兵部必相矣蓋上擇曰將相之而公以喪免有文集二十五卷制集二十卷曾大父載德潁川郡王左羽林將軍大父平一懲后族之禍逃官于崧山中宗初徵拜起居舍人考功員外郎有文章傳于當時父登常州江陰縣令贈禮部侍郎夫人隴西李氏先公卒嗣子曰籌

年十五歲子年十三歲入長女許嫁盧立立良士為興元節
度司空晉公後事次女嫁前進士崔搏搏有學行
其後父子渾以五月丙子奉公之喪歸祔河南緱
氏禮部先公之墓次公之先薨召其友禮部郎中
李翱執臂以別且曰我將死凡家事細大皆有條
畫在文字矣平生志業於此窮矣公於我厚我死
公其銘吾慕以傳焉既十二日而公果歿君子以
為知命及薨朋友之在位者皆請告泣哭以相吊
其不識者亦望風以歎天子罷朝一日贈工部尚
書籌尚幼哭泣幾絕親戚不忍聞其聲其能奉遺

命以終訖公意銘曰

武宗出周聖發之苗厥孫聘魯乃列春秋秦漢之
交曰臣王趙實大其家亭侯以紹厥支十七晉陽
乃封子孫因家以及于唐神堯順天鄭侯翼扶武
烈諫酷五木成盧考公逃貴于嵩之下江陰絜白
世嗣其雅德蘊位細慶業于公唯公之興罔不自
躬言不苟出與人有誠名譽四延震蕩厥聲再罹
大苦不堪以病先期告終恬以順命毅毅武公是
維碩人我哀刻識俾或可傳

故歙州長史隴西李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則字某涼武昭王十三世孫大父猷眉州
別駕時宰相有請婚者力不可止因去官居家弟
遇病暴卒別駕燒一指以禱於神既而弟復生自
說方就繫上帝有命以兄燒指宜復其生別駕生
令一侍中源軋曜以子求婚府君拒之固以詞抵
之貶黔州彭水尉遂以壽終府君始十餘歲先夫
人以此從喪歸殯汝州由是依于舅族少好老子
莊周之言與群童游盡能記他童之所習先夫人
學左氏春秋博該百家之書故府君以經史浸潤
力田供養由是少不冝求仕善中隸書弓矢博

得其妙既冠得濠州定遠尉假令他縣令嚴而
行吏急民寬富豪弃貧民產而不稅者盡以法治
之貧民用安罷職復返其初從事嶺南得試左武
衛兵曹於福建得試太子通事舍人大理司直授
歙州長史官歙觀宰使請為判官奏未下以疾卒
年七十四夫人河南元氏壽州刺史從之女年六
十八先府君而終生子某子某皆未仕女子五人
長女婿禮部員外鄭錫次女婿桂府觀察使杜武
方次女婿京兆常放次女婿滎陽鄭循礼小女婿
密縣尉鄭公瑜幼子克恭少讀書學文以兄舉進

士家事自飭弗克求名故年四十有六始奏授睦州司兵累廷試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克
推官寶曆三年三月克恭奉府君夫人之喪
于鄭州其縣岡原翔知克恭之材十三年矣故克恭以府君之葬來請且曰將以六月庚申窆知克恭者若吾季叔又安可以辭銘曰
德不稱祿鬼神之責才優以賤古人不戚非道不求曷計人爵慶藹而傳後必有積其葬為誰孝子
上著蔡僉吉嘉原乃擇合骨于茲終永其託何
識之有封有栢

故河南府司錄參軍盧君墓誌銘

君諱士瓊字德卿范陽人家世為甲姓祠部郎中融之長子明經及第歷
院事得協律郎鄭少師之留守東都奏為推官得大理評事韓尚書代為留守請君如初尚書節將陳許奏充觀察判官得監察御史府罷歲餘除河南府戶曹以疾免河南尹重其能奏為司錄參軍八月癸酉發疾而卒年六十九君少好著文精曉吏事少游故丞相楊炎張延賞之門揚美其文辭張每嘆其吏材過人嘗職同州當徵官稅錢時民

疏出粟易錢以歸官斗至十八九君白刺史言狀
請估納粟下以澤民上可以與官取利刺史詰
君辨其所以必然刺史行之民用得饒未一日
果被有司謀和收官粟斗級六十後刺史到欲盡
入其羨于官君既去取猶止之曰聖澤本以利民
民戶知之不可以獨享刺史乃懸榜曉民使請餘
價因以絹布高給之民亦歡受州獲羨錢六百萬
其為戶曹決斷精速曹不擁事及為司錄始就官
承為吏請曰前例某人等一十五人合錢三千餘
司錄養馬取請命因出狀君訶曰汝試我耶使役

之將加秩承符吏叢進問曰前司錄皆然故取請
君告曰司錄豈不自有手力錢也用此贖何為因
叱出之召主饌吏約之曰司錄判官文學參軍皆
同官環處以食精麤之當一不合別無腫舊犯吾
不怨及月終厨吏率其餘而分之文學參軍得司
錄居三之一君曉之曰俸錢取田手力數既別官
品矣此食錢之餘不當計位高下從此後自司錄
至參軍平分之舊亭掾曹之下各請家僮一人食
錢助本司府吏厨附食司錄家僮或三人或四人
就公堂餘食侵撓厨吏弊日益長君使請家僮二

人食錢於司錄府吏厨附食家僮終不入官厨召
諸縣府望吏告曰其居此歲久官吏清濁侵病人
者每聞之司錄取當舉非法徃各白汝長宜慎守
廉靖以澠池令為戒其所改易皆克已使人堪為
故事及君卒亡君子相吊哭咸以為能高而位卑
不副有子三人孺方嗣宗嗣業號慕祗守不失家
之女二人前娶清河崔敏女無子後娶滎陽鄭虬
法女有子故皆祔葬於祠部墜東北孺方叩頭泣
曰文人嘗與先子同官而將宅居南北隣敢請紀
石朔不得詳乃擬所見聞者鑄其實可推類以知

凡所從事之賢也曰
嗟盧君性直而用優約已以利人宜壽宜貴以極
時所艱其緘而不伸以從厥神豈奪惠於東民悲
夫

故懷州錄事參軍武氏妻傅氏墓誌

年月日故懷州錄事參軍武氏妻傅氏卒于其兄
弟之家越月日權葬于汴州某縣某鄉前此者武
居官而卒傅氏有子曰俱兒俱兒奔父之喪未及
返傅氏又卒俱兒奔父之喪孝道也傅氏卒于兄
第之家恋母也傅氏恋母其教施于子傅氏之歿

不為朽矣

故朔方節度掌書記殿中侍御史昌黎韓

君夫人京兆常氏墓誌銘

夫人姓京兆常氏尚舍奉御說之次女也年十三
執頰道于昌黎韓氏府君諱身自後魏尚書令安
定桓王六世生禮部郎中雲鄉禮部實生府君進
士及第朔方節度請掌書記得秘書省校書郎累
遷殿中侍御史貞元三年吐蕃乞盟詔朔方節度
使即塞上與之盟賓客皆從其五月吐蕃不肯盟
殿中君於是遇害時年三十有五夫始年十有

七矣有女子一人其母也月而孤士之母前既
不幸矣夫人以其女子歸于其父弟數年其父又
不幸夫人泣血食貧養其子有道有慎於嫺節行
愈高雖烈丈夫之志不如也猶有董氏伯姊繼衣
食仁之焉不數年董氏姊又不幸夫人於是天下
無所歸託美殿中君從父弟愈孝友慈祥貞元十
六年以其女子歸于隴西李翔夫人從其女子依
于李氏焉降年短命三十有二貞元十八年八月
甲辰卒于汴州開封新里鄉之某村其明年正月
辛酉隴西李氏以其喪葬之於陳留縣安豐鄉岡

原歿中君之先葬于河陽惟君之沒不得其喪夫
人是以不克葬于河陽而獨墳于陳留弗克祔于
殿中君之族而依于女子氏之黨以從女子之懷
摧道也且將有待也殿中君文行甚脩位甚卑沒
於王事初禮部君好立節義有大功於昭陵其文
章出於時而官不其高殿中君又無嗣嘗聞諸君
子曰位不稱德者有後禮部君曷為然哉於是叙
其孤女之悲以識於墓門銘曰
女子之生兮七月而孤所恃者母兮夫何辜天蒼
蒼兮不迴生幾時兮終日哀

文卷第十六

祭文十四首

祭韓吏部文

祭獨孤中丞文

祭韋相公文

祭盧大夫文

祭楊僕射文

祭李賓客文

祭峽州李使君文

祭從弟少監文

祭劉巡官文

祭錢巡官文

准制祭伏波神文

祭天中王文

祭瀟山神文

湖州別女足慕文

祭吏部韓侍郎文

嗚呼孔氏去遠揚朱恣行孟軻拒之乃壞于成我
風混華異李魁橫兄嘗辯之孔道益明建武以還
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剝剝不讓儼花闔葉顛倒相
上及兄之為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
怪駭驅濤湧雲包劉越羸並武同殷六經之風絕
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于文兄之仕官罔辭于艱
疏奏輒斥去而復還并黜不改正言亟聞貞元十
二兄在汴州我游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
以友講文折道為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兄
以疾休我病臥室三來視我笑言窮日何荒不

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惡言凶兄之在病則齊其
終順化以盡靡憾于中別我千萬意如不窮臨喪
大號决裂肝腎老瞀壽死而不亡兄名之垂星
斗之光我誤兄行下於太常声殫天地誰云不長
喪車來東我刺廬江君命有嚴不見兄喪遣使
尊竿百酸撓腸音容若在曷日而忘嗚呼哀哉尚
享

祭故福建獨孤中丞文

維大和元年歲次丁未九月庚申朔二十日巳郊
朝散大夫守右諫議大夫知制誥李翱謹以清酌

庶羞之奠敬祭於亡友故福建都團練觀察處置
等使兼御史中丞獨孤君侍郎之靈嗚呼昔我與
君自少而歡中暫乖阻周荆眇綿宣城越中二府
周旋同事於公職以相選子常推後我唱其先叔
向汝齊不紉而堅蘭馨一聞乃在掖垣引我代已
真謂其賢共升於朝亦一多年或外或內莫余或
捐君齒我髮鬢都玄豐角犀氣茂神全當臻上
壽福祉昌延何為發瘍藥弗蠲有妻既喪有子
童然喪祭誰主銘旌有翻嗚呼哀哉唯短與長會
歸於死以存悲逝前後皆尔哭君之哀痛析支指
欲抑不能縱之曷已嗚呼哀哉入君之戶但有菜
惟思與君言不見容儀薦肉不食酌酒不持嗟嗟
用晦何亟臻斯嗚呼哀哉尚享

祭中書常相公文

嗚呼蘊德在躬必逢其慶利物之至宜乎得政君
居翰林遭國之病建一詔制所頒未定决危疑於
一言討篡逆以從正兵刃以森列述王心而革
命伏群情於頃刻咸偃目以生敬既名遂而衆安
乃登庸而輔聖室因依之他路收爵賞之全柄升
俊良之滯淹摧姦凶之熾盛何褻柔而中毅護勲

賢於視聽惟廷相之雍雍伊近世而疇並將協德
以致理事有初而未竟方陳謀於帝前忽顛仆以
終命雖稟受之有數亦生靈之不幸嗚呼哀哉緬
惟昔歲陪迹南宮嘗已何有辱交於公公賢偶時
羽若飛鴻走斥于外困不能通公相未幾遽歸自
東司諫左垣視草林一中汲引之惠如帆得風飄
年顛白成翁幽蟄忽發溘然啓蒙烈士感知矧惟
賤躬閒以存歿心悲曷窮莫爵而拜公其表裏嗚
呼哀哉尚享

祭故東川盧大夫文

昔此八年公在宣州翔歸自南下江之流公發箚
書使者來召言重禮至實賓之右內懼不称又安
敢辭仰公之德自託如歸亦既在門有言必信翔
亦不貳知賢則進公曰汝言我用無疑每疑賢者
患不能知汝正而公與我氣合有懷必陳無謂弗
納公延侍即翔赴浙東宦途有阻困不能通公陳
上前出白丞相保明無過昭灼有狀事遂解釋奏
方成官非公之力其退于田公鎮劔川翔作東掾
亟言於相曷不以薦官罷在家臥病欽貧唯公見
念復召為賓自脩辟牒以復前好承命而行不憚

遠道余及陝郊聞公之喪失声泣哭若火煎腸公
為大臣一心正直發言動聽義形在色公出乎外
衆論日歸輔相之位實公所宜唯公之薨骨體道
衰天下失望賢人共悲生必有盡自古皆爾歿而
益光孰與公此喪車東去歸祔先趾臨路一號永
訣於此嗚呼哀哉尚享

祭楊僕射文

嗚呼貞元中歲公既為郎始獲趨門仰公之光遂
假薦言幽蛰用彰德惠之厚歿身敢忘公以古道
于南出藩謬管記室日陪討論舊政多糝如絲之

窮與賢共謀穢滌榛燔監戎戾強陰附包奸潛詭
疑危處之若閑并兼百流涓濁終分賓主之義由
茲益敦公自登朝及于謝政善接交友居官恪敬
溫然如春柔立不佞坐直及姿退進匪由競更歷中
外聲華日盛咸期作相為國之慶宜而不居斯可
云命知足告休頤養于家子為侍郎光曜芬葩亦
列鄉曹秩祿且多孫童滿前國沼經過門吏盈朝
宴賞有加宜哉萬壽吉慶靡他棄此弗顧哀哉奈
何嗚呼哀哉身誰不貴有後斯榮唯公之嗣實大
家聲公為弗亡顯顯其名嗚呼哀哉卜筮叶期返

宅于榮朝復守郡居不敢寧追懷恩舊躬在郊垵
承教絕續刻揚德馨縞服前導盡哀墓庭尚或監
此公乎有靈嗚呼哀哉尚享

祭李賓客文

嗚呼天地粹氣降為哲人忠播大惠濟於生民命
與時違有此不仲責安所歸乃在鬼神嗚呼哀哉
兄初有疾繇人來告走駟徃視連呼不覺痛撓我
腸誰其能療嫂姪既至患亦微痊我時屢徃笑語
依然實希返初以及高年謫官分曹拜恩逆發負
罪即路不遑去別意謂全德功當及人尚期會面

接歡忻如何一乖生死驟分嗚呼哀哉豈虞冥濛
之遂臻于茲捨我而去將安取規唯後與先能校
幾時短邪長邪終永同歸死為尽乎將有所之唯
盡唯有兄其已知嗚呼哀哉兄之既疾告于妻子
自古神聖莫不皆尔名垂不滅能光万祀生平交
故歿後誰是吾及在東可以託死且吾所有徃謂
編紀吾名庶存乃賢在史臨絕又告丁寧心耳所
錄既到酸慘啓書披尋未窮漫漶盈裾生雖相好
沒更有餘敢辭厚命但恐空虛著兄之德刻石幽
虛傳乎萬祀用顯名譽嗚呼哀哉兄喪東來我拘

郡事

棺不得視形存心遊盪魄傷氣一

杯寫情四望歎歎嗚呼哀哉尚享

祭硤州李使君文

於乎材不如君貴富者衆身喪遠郡不逢世用如君之年存者則多而遽謝歿傷哉柰何官不展心壽不及老妻少子稚棄去何早我知子能一十八年力竟不及于茲已焉臨君之喪洒酒以決刻石在壙名傳詎滅下從先人萬古之藏要歸於盡安問短長嗚呼哀哉尚享

祭從祖弟秘書少監文

秘書少監十弟諒之之靈惟君文行脩絜夙負嘉名累升科第士友權接遂登諫省蔚以直聞周歷南宮連刺三郡得風告罷入貳秘書致政于家息心養疾沉恙頓已日望其除告言不聞凶計逆至於乎哀哉年未五十有男年亡少妻主喪有息非嗣報施之道真茫孰知於乎哀哉吾責刺遠州道里遐闊病不得見喪不得臨痛悼摧傷悽貫心骨有酒在醖有肉在盤魂兮其來歆此單薄洒淚遣祭哀而不文孰期諒之去矣長別嗚呼哀哉尚享

祭劉巡官文

維元和七年歲次壬辰九月丙辰朔十五日庚午
觀察判官攝監察御史李翱等謹以清酌庶羞之
奠致祭于劉君之靈我等與君同列賓筵共食偕
行歲辰再廷公事多暇嬉遊百般柳垂于塘荷秀
于川或泛在水或登在山飲酒終夜觴觥往還笑
言無害咸及于歡君寔具強盛時惟壯年宜哉壽考
福祿來臻奈何遭疾以鍼藥弗痊日莫返初憂危遽
傳長路未極琴書忽以捐嗚呼哀哉堂有老母室有
少妻幼男稚女或童或孩發聲怨切吊者酸悽附
奠舊域隨喪以歸已矣劉君自古如斯有肉一豆

有酒一卮我之列去去長辭嗚呼哀哉尚享

祭錢巡官文

嗚呼某維錢君繫行而文上第有司籍籍京秦退
居于湖遭病且貧乃耀雄詞單使來臻中丞覽之
嗟嘆盈辰遂以官牒請列賓筵翩然而至灼灼有
聞實司表奏章句出群有時過我蘊積皆申無言
不契有與必陳每日仰公心知古人古人孰知幸
聯為賓與我相接三十餘旬不見有過潛然日新余
有行 鄭之間書札日來道遠情親丁寧戒我已
事亟还方將執手復展懽忻如何中道哀訃忽傳

驚呼失聲迸淚流巾豈其相逢丹旄載翩少妻慟
哭聽者酸辛漫漫者天曲直誰賢梁冀張讓富貴
在身董烏項橐夭枉其年王鳳何得賈誼何怨將
貴賤前定或短長偶然其誰司之施與何偏天下
有告使人惑焉臨喪寫哀備在斯言万事皆已
觴在前死矣奈何悲哉錢君

淮制祭伏波神文

嗚呼伏波之生好兵自喜幼有壯節騰聲出仕定
冊歸漢謨俞帝旨等無失画功伐可紀破斬微側
實罕交趾來往蠻谿未卒而死小人赤口曷本於

理意苾南还明珠譖起乃收侯印爵不及子遺德
不忘凌留杜里築廟以祭人畏其鬼久而若新千
歲不毀話話虫虫易白成緇孔子義失勛華不慈
曾氏殺人母投于機居竊厥嫂陳平不疑申生寘
董晉有驪姬無極巧舌伍奢族夷孟子傷詭妻号
作詩公失其所梁松實為何獨將軍自昔如斯故
士有歷万代而不滅者常被訕於當時苟窺心而
不怍雖棄直其奚悲赫赫聖帝嘉賢命詞酒第既
設神乎降思尚享

祭中天王文代河南鄭尹作

自春亢陽將害嘉穀是以齋心命使用祈于王惟
神降歆明應如荅陰雲周布膏澤四施旱苗獲生
宿麥重秀臣人懽悅草木鮮榮惟王之功拯祐于
下某忝尹京邑慮迫群心實荷王化道以嘉祉方
當月禁不殺羊牛謝王嘉錫曷敢稽留且薦中素
非陳俎羞請俟踰月乃列牲牢

別瀟山神文

維長慶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朝議郎守尚書禮部
郎中上輕車都尉李翱謹遣舒州攝要籍司衙前
軍虞候兵潭以清酒庶脯告辭于瀟山大神之靈

自去歲來臨此邦遭罹炎旱淮左卑同鄰郡逃
亡十家六空唯此舒人安業於農我政無能遭此
歲凶災同報異乃神之聰事幸無敗譽斯有融遂
忝帝命復官南宮皆神所祐我亦何功將赴京邑
路公大江遣使來辭神鑒予衷

於湖州別女足墓文

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十二月癸亥朔十九日辛
巳父舒州刺史之期以酒果之奠敬別于第七女足
娘子之靈吾以前月二十八日蒙恩改舒州刺史
以明日將領汝母等水路赴州故以酒果來與汝

別嗚呼我為汝父汝則我文王命有期不得安處
延陵喪子葬不歸吳考之於禮其合矣夫汝之形
骨託終此土汝之精神真漠不覩上及於天下及
於泉鬼神有知汝骨安全永永終古無有後艱我
來訣別涕淚漣漣嗚呼哀哉尚享

李文卷第十六

嘉靖乙酉

補

李文卷第十七

著八首

行已箴

泗州開元寺鍾銘

舒州新堂銘

陸修檻銘

江州南湖堤銘

趙州石橋銘

解江南

數奇篇

行已箴

人之愛我我度于義義則為朋否則為利人之惡
我我思其由過寧不改否又何仇仇實生怨利實
害德心我如不思乃陷于惑內省不足愧形于顏中

心無他曷長多言唯咎在躬若市于戮慢灌自它
匪汝之辱昔者君子惟礼是待自小及大曷莫從
斯苟遠于此其何不為事之在人昧者亦知廷焉
及已則莫之思造次不戒禍焉可期書之在側以
為我一師

陸修搢銘

晝日一居于是窮性命于是待賓客交其賢者亦于
是有山客曰朔銘于是

舒州新堂銘

先時寢壞有隘其廬乃作斯堂高嚴旗旗六補
有餘左立嘉真繚以環除延延其深肆肆其紆吏
事既退齊心以君思民之病擇弊而鉅弗送弗墜
謹終猶初大且之後隣邑成墟獨我州氓樂哉胥
胥鬼神所福重能在于丞相以言乃下徵書復官
下朝以解前之刻銘於斯永示群舒

泗州開元寺鐘銘并序

泗州開元寺遭罹水火漂焚之餘僧澄觀與其
徒僧若干復舊室居作大鍾貞元十五年厥功成
於是隴西李翱書辭以紀之

八月梓人功既休戊寅大鍾成先時厥初罹于天
蓄波沉火燔既浮為薪既蜚為塵澄觀之功恢復
其居華舊而新環墉如陵臺殿斯嚴乃三其門俾
後勿踰其徒不譁咸服其勤有加于初屋室既同
乃範乃鎔乃作大鍾乃懸于樓以鼓其時以警淮
高非雷非霆鏗號其声淮夷其驚上天下地弗震
弗墜大音無斁千僧勗力願昭其績乃銘于石

江州南湖堤銘并序

長慶二年十二月江州刺史李君潯之截南陂築
堤二千五百尺高若干尺廣若干尺以通四鄉之

此畜水為湖人得其贏正月既畢事舒州刺史李
邦歌以記之辭曰天地作物功或不周賢人相之
智與神侔濟濟南陂冬乾夏漉九江漲潮潛潛逆
流東南百民城市所繇水積既深大波其颿切元亦
有舟航覆溺之憂擔擁疊路車動其舟童嬰涕墮
老嫗號愁歷古建茲孰為破壽濬之之來養民如
身乃築長堤拒江之瀕厚其鐵備以飽餓人南北
東西百里闔臻莫不用力千鎚響振音虺謹相勵
不督而勤堤既成止問聯突起堅若石城墉為渚
水蒲莞芡芡鴻鶼鯉唯其所取或食或祀長堤

坦坦植之楊槐架豁飛圯以便去來除險作利非
賢不能歌示江人式悅汝懷

趙州石橋銘

九津九星橫河中天下有道津梁通石穹隆兮與
天終

解江靈

元和六年八月余自京還東暮宿在江濤水既平
月高極明万物潛休遠無微声坐至夜靜日亦將
暝聞江中有如賈人相與言曰與子商遊十有餘
年不識我愚託我如親相得之歡百賈誰如泰山

後召子欲代予力雖不能志願如初自肯及茲未
嘗汝薄利必以告害斯共度誓當結固永守終樂
汝之責人慘若五刑小不順汝亦何足听汝心好
惡灼若天星動比孔兵其神且明異汝者斥謫汝
者榮苟不汝隨絕如詛盟人實難知堯所未易我
雖受責敢喪前志薦汝利汝每憂不暨終何能成
惟力所至豈不汝怨我道無二曰余虛言鬼神來
棄汝實異茲翻然汝作瘡痍生心洗刮不落巧避
我長善探我惡短我如墜蒼我如縛人或美我汝
閃其日人或毀我汝盈其欲克汝之心飽汝之腹

雖汝子孫亦所不足我實蒙頑為汝之辱動多尤
悔羸敗不畜汝既富厚享天百福筋骨堅強婢妾
約綽財貨積委屋室豐渥我從此去非曰道薄願
汝我忘無盛其毒言未訖余叱之曰人生若沅其
可久長湏臾臭死瞥若電光用心平虛天靈所臧
得失是非其細如芒奚為交爭此實不祥相歡不
足其氣已僵汝行吾言可以息兵於是言者嘆息
吐氣掩鬱無語啓戶視之不見其處

數奇篇

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魯氏有淑至何處者叔曰
無恒姪曰數奇數奇強力能施儉以厚人凡魯氏
有太事父叔兄弟所不能集者數奇皆盡身以成
之親戚之喪在野者數奇皆往奠之姑姊妹之無
主失時者數奇皆取而嫁之其或不能自存者數
奇買田宅以生養之凡數奇之親朋友故舊總麻
小功之親無不皆周也仕于齊積功當廷辭不受
請以與其叔無恒無恒因得官遠近之親莫不歡
以賴之獨無恒以為不足于已無恒有妾曰善佞
畜私夫以生子曰不類數奇愛不類如其子無恒
久乃告數奇曰不類非吾子他人之子也汝勿以

為第數竒驚曰叔父得無誤乎無恒曰吾察之詳矣有驗存焉數竒之從父妹笑曰孰不知之雖然叔父之為人也無常心其後必悔悔則元受謗為不仁而棄第矣蓋請契焉數竒以為然因質於無恒無恒遂裂帛具書其然之故與數竒以為信既而數竒仕於蜀無恒果後以不類為子愛之加於初數竒至固爭之無恒大怒告人曰烏書非吾意數竒強我以為無恒惡數竒之不順於已也毀而敗之莫有惡名於時數竒終不怨其自行如初敢問為數竒若何卒向而可子墨子曰數竒擊身而去

可也問曰姪捨叔而去義乎子墨子曰有大故雖子去父可也叔姪何有古公欲立王季歷太伯仲雍知之遂適吳不反避嫡以成父志晉獻公信驪姬之讒將立奚齊太子申生不去終被惡名雉經以死且陷其父於惡公子重耳奔翟逃禍卒有晉國霸天下故重耳為孝而申生為恭無恒之惡數竒也深矣不去後必相殘陷無恒於大惡孰與去而皆全以追太伯仲雍重耳之跡而行乎雖子逃父可也問曰數竒可以不去而盡從無恒之所行耶曰不可從道不從父從義不從君况叔父乎無

恒之所行無恒也如皆從之是陷無恒於惡數奇
將何以立禽滑釐以子墨子告於數奇數奇遂適
東夷東夷之俗大化

李文卷第十七

李文卷第十八

雜著八首

來南錄

題峽山寺

五木經

何首烏方錄

來南錄

題桃柳亭

題靈鷲寺

常氏月錄序

戲贈詩

元和三年十月朔既受嶺南尚書公之命四年正
月己丑自旌善第以妻子上船於漕乙未去東都
歸退之石潯川假舟送子明日及故洛東吊孟東

野遂以東野行濬川以妻疾自漕口先歸黃昏到
景雲山居詰朝登上方南望嵩山題姓名記別既
食韓孟別子西歸戊戌子病寒飲葱酒以解表暮
宿于鞏庚子出洛下河止汴梁口遂泛汴流通河
于淮辛丑及河陰乙巳沙州疾又加召醫察脉
使人入盧又二月丁未朔宿陳留戊申莊人自盧
又來宿雍丘乙酉次宋州疾漸瘳壬子至永城甲
寅至埇口丙辰次泗州見刺史假舟轉淮上河如
揚州庚申下汴渠入淮風帆及盱眙風逆天黑色
波水激順潮入新浦壬戌至楚州丁卯至揚州戊

上栖靈浮菡辛未濟大江至潤州戊辰至常州
壬午至蘇州癸未如虎丘之山息足千人石窺劍

池宿望梅樓觀走砌石將游報息水涸舟不通無
馬道不果遊乙酉濟松江丁亥官艘隙水溺舟敗

戊子至杭州己丑如武林之山

即靈隱寺

臨曲波觀

輪轆登石橋宿高亭晨望平湖孤山江濤穿竹道
上新堂周眺群峯听松風召靈山永吟叫猿山童
學反舌声癸巳駕濤江逆波至富春丙申七里灘
至睦州庚子上揚盈川亭辛丑至衢州以妻疾止
行居開元佛寺臨江亭後三月丁未朔翔在衢州

甲子文某生四月丙子朔朔在衢州與侯高宿石
橋一戊去衢州戊子自常山上嶺至玉山庚寅至
信州甲午望君陽山怪峯直聳似華山丙申上干
越亭巳亥直渡擔石湖辛丑至洪州遇嶺南使游
徐孺亭看荷華五月壬子至吉州壬戌至虔州巳
丑與韓泰安平渡江遊靈應山居辛未上大庾嶺
明日至瀘昌癸酉上靈屯西嶺見韶石甲戌宿靈
鷲山居六月乙亥朔至韶州丙子至始興公室戊
寅入東蔭山看大竹筍如嬰兒過瀘陽峽巳卯宿
清遠峽山癸亥至廣州自東京至廣州水道出衢信
七千六百里出上元西江七千一百有三十里自
洛川下黃河汴梁過淮至淮陰一千八百有三十
里順流自淮陰至邵伯三百有五十里逆流自邵
伯至江九十里自潤州至杭州八百里渠有高下
水皆不流自杭州至常山六百九十有五里逆流
多驚灘以竹索引船乃可上自常山至玉山八十
里陸道謂之玉山嶺自玉山至湖七百有一十里
順流謂之高溪自湖至洪州一百有一十八里逆
流自洪州至大庾嶺一千有八百里逆流謂之漳
江自大庾嶺至瀘昌一百有一十里陸道謂之大

度嶺自浚昌至廣州九百有四十里順流謂之瀆
江出韶州謂之韶江

題梳榔亭

翔與監察御史常君詞皆自東京如嶺南水道僅
八千里翔以正月十八日上舟于漕以行常君期
以二月策馬疾驅追我于汴宋之郊或不能及約
自宣城會我于常州以偕行既翔停舟宿留日日
以須常君之出洛也易期又宣城謀疾到逆江南
流上翔以妻疾居信安四十餘日比及江西常君
亦前行矣上梳榔亭見常君絕姓名且有念我之
意夫宵行八千里先後之不齊也不過十日而
初謀竟垂人事之不果不可以前期也

題峽山寺

翔為兒童時聞山游者說峽山寺難為傳遠地嘗
以為無因能來及茲獲游周歷五峯然後知峽山
之名有以然也於靈鷲寺時述諸山居之所長而
未言其所不足如虎丘之劍池不流天竺之石橋
下無泉麓山之力不副天竒靈鷲擁前山不可視
遠峽山亦少平地泉出山無所潭乃知物之全能
難也况求友擇人而欲責全耶去其所關用其所

長則大小之材無遺致天下於治平也弗難矣

題靈鷲寺

九山居以怪石奇峯走泉深潭老木嘉草新花視
遠為幽自江之南而多好山居之所翔之對者七
焉皆天下山居之尤者也蘇州有虎丘山則外惟
平地入然後上高石可居數百人劍池上峭壁從登
立憑樓檻以遠望

五木經 元華註

樗蒲五木玄白判

樗蒲古戲其形有五故自呼為五木少木為之因謂之木今則以牙角尚飾也

判半也合其五投

並上

一作雉

雉鳥也取二投於白上刻為

背雉作牛

其刻其鳥二投背上也刻牛故曰背也

謂其得矣逢敵必

亦以求勝也

亦皆角逐防渴之義也

王貴也

采六開塞塔秃擲擲

採六開塞塔秃擲擲全為王

為也

其不皆玄曰盧厥筭十六

其不皆玄曰盧厥筭十六

六筭者行馬暗使以此

數矢而隔之他筭故此皆白曰白厥筭八雉二玄

三曰雉厥筭十四牛三白三曰犢厥筭十雉一牛

二白三曰開厥筭十二雉如開

塞厥筭十一雉白各二玄一曰塔厥筭五牛玄各

二白一曰秃厥筭四曰三玄二曰擲厥筭三白二

玄三曰搗厥筭二矢百有二十設闕二間矢為三

間別也刻木為閔駟馬筭二十厥色五大率戰時
歸之每聚四十矢九擊馬及王采皆又投擊馬謂打敵
五色者各辨其王采皆又投擊馬謂打敵
得馬王采自專故皆許重擊馬出初閔疊行謂逢
王采累得索殺之變則止非王采不出閔不越坑
疊馬即許疊也如不要非王采不出閔不越坑
亦得重馬被打著尤苦非王采不出閔不越坑
馬出閔亦自專之義也名為落入坑有謫其所罰
坑義在難出故用王采能出也其所罰
並輸行不擇筭馬一矢為坑謂有馬皆不可均也
合坐數奇而入坑者所賄隨臨時所約
劉毅家無擔石端而一撥百方也

常氏月錄序

人之所重者義與生也成義者莫如行存生者在
於養所以為養者資於用用足而生不養者多矣

用不足而能養其生者天下無之養生之物禁已
之術散在雜方雖有力者欲行之而患不能備而
其陵常行規博學多藝能通易傳論語老聃莊周
之書皆極師法窮賢而灾之方撮而集之成兩抽
各附於本月閱之者閭而詳以授於余且曰齊人
唐諱人娶猪傳行寡驗行規集此書經試驗者然
後擬取實可以有益於養生者若執事序而名之
則所謂無翼而能飛者必傳於天下矣余因號之
為月錄

何首烏錄

僧文免好養生術元和七年三月十八日朝茅山
遇而人於華陽洞口告僧曰汝有仙相吾授汝秘
方有何首烏者順州南河縣人祖能嗣本名田兒
天生闍嗜酒年五十八因醉夜歸臥野中及醒見
田中有而兩本相遠三尺苗蔓相交又乃解解合
三四心異之遂掘根持問村野人無能名曝而軋
之有鄉人麥良戲而曰汝闍也汝老無子此籐異
而後以合其神藥汝盍餌之田兒乃篩末酒服而
七宿忽忍人道累旬力輕健慾不制遂娶寡婦曾
氏田兒因常餌之加食兩錢七百餘日舊疾皆人

反有少容遂生男鄉人異之十年生數男俱號為
神童田兒曰此交藤也服之可壽百六十歲而古
方本草不載吾傳於師亦得之於南河吾服之遂
得子吾本好靜以此藥害於靜因絕不服女偶餌
之乃天幸因為田兒盡記其功而改田兒名能嗣
為嗣年百六十歲乃卒男女一十九人子庭服亦
年百六十歲男女三十人子首烏服之年百三十
歲男女二十一人安期叙交藤云交藤味甘溫無
毒三五痔腰腹中宿疾冷氣長筋益精令人多子
能長益氣力長膚延年一名野苗一名交莖一名

從合一名地精一名桃柳藤生順州南河縣田中
嶺南諸州徃徃有之其苗大如木藁光澤形如桃
柳葉其皆偏獨單皆生不相對有雌雄雄者苗色
更白雌者黃赤其生相遠夜則苗蔓交或隱化不
見春末夏中初秋三時候清明日葉雌雄採之烈
日曝乾散服酒下良果時及其葉勿決水潤以布
帛拭去泥土勿損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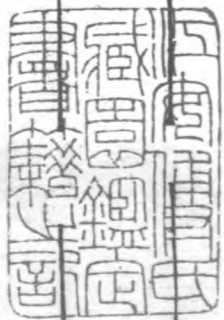
日三四六日服訖以衣服汗出道引尤忌猪
羊肉血老人言訖遂別去其行如疾風浙東知院
殿中孟侍御識何首烏嘗餌其藥言其功如所傳

出賓州牛頭山苗如草薜蔓生根如杯拳削去則
皮生吹之南人因呼為何首烏焉元和八年八月
錄

戲贈詩

縣君好埽渠繞水恣行遊鄙性樂踈野鑿地便成
溝兩岸植芳草中央漾清流所尚既不同埽鑿各
自脩從他後人見境趣誰為幽

卷終



西

